

雷輯史事論甲編

癸卯春月

品三題



史事論卷八

華亭雷瑤編輯

王安石上萬言書論

沙張白

宋世上萬言書予及見者三蘇軾王安石朱熹也朱子尚矣文忠之書忠愛激切有媚於天子之意而中寓賈生之痛哭端人之言也安石則異於二公矣張大其辭使讀者聳聽而不斥一人不指一事專取人扣匱乏之說而深詆朝廷所以教之育之者非其道盡絀一代之人才蓋所以自伸也其說固已姦矣宋於斯時不可謂乏才也韓琦富弼范鎮文彥博司馬光歐陽修晏殊呂誨包拯趙概張方平趙抃唐介程顥程頤張載邵雍范純仁呂公著蘇軾范祖禹蘇轍晏敦復胡瑗劉安世之徒在野在朝濟濟公輔之器真可跨越漢唐人才何害匱乏安石視之蔑如韓富諸賢若無一人足用者而自贊自媒以劫其君而固其交為富貴之計而已及越次入對又薄諸葛亮魏徵為不足為而自詡為皋夔傳說似可高視一世矣及安石得志所謂為人才而汲引之者呂惠卿韓絳鄧綰章惇蔡京張璪蒲宗孟張商英李定謝景溫及其子王雱其婿蔡卞之屬皆姦邪小人齷齪無恥曾何足望韓富諸公之毫末乃痛

斥人才匱乏是何言歟安石生乎卒和具見是書天下所由敗壞也且上書時動以堯舜責其君而其後乃勸神宗以聚斂至於天下騷動又勸之峻刑重法以剝民財而杜公議而其所以教士者薄前此學校之制無用者則後此所習王氏之學初未嘗善善於宋初矛盾衝突靜言庸違得志於世之少正卯也安石既死餘毒尚存政事則誤人主學術則誤人主用兵則誤封疆賦役則誤百姓馴至靖康亡國二帝北轅而其禍未已也南渡之後其邪說暴行尚未敢息宋亦何負於安石而安石之誤之至此哉老泉以王行盧杞合為一人其論確矣吾謂行杞之禍禍在一時安石之禍禍及累世未可同年而語乃世之論者因其初之高文之雄行之矯而稱之譽之並贊其新法之善且事事為之訟屈此真安石之徒也

前題

沙張白

萬言書中論久任最為得當論學極切時弊至於論用人論理財論兵制莫不痛切詳盡援古証今字字剴切言言石畫宋有天下百有餘年未有能作此言者驟閱其書似是三代以上之佐仁宗晚年志在安靜又因安石侍晏之時誤食釣餌既知其誤又盡食焉薄其人而不知信迨英宗朝韓琦當國不過處以翰林至神宗始甘心

大任之而一時群臣交口推譽惟恐其不當大任也然其中所挾持者不出兩言欲行三代之政必法管商之謀欲收管商之效必用申韓之法究之三代偽也而管商即真管商之效不能收也而申韓之法足以毒四海有餘矣蓋其姑也為說甚高真有上薄諸葛亮魏徵下鄙韓富范歐者而其究則愈趨愈下歸於嚴刑重斂而已宋至此時上下偷安紀綱不立不得不議變通范仲淹王安石皆有志變通為宋開太平之基者也文正心事光明學術純正又虛懷納諫樂善親賢使盡其用於天章召對之即安石雖欲矯而變之無可復變也惟仁宗不能用文正而神宗憤積厥之習遂盡用安石之術於熙豐宋之不幸斯世斯民之不幸也安石本非申韓者流也持君子之心以試小人之術則兩無所成而已矣迄今取萬言書讀之莫不擊節歎賞許為王佐之才諸所開陳尚在馬賓王陸敬輿之上孰知禍害天下即此書此人也哉古之聖人所以其惡夫靜言庸遠之人也使安石上是書後不久即死寧不令千載而後歎惜痛悼於其人之早沒乎安石嘗有詩云周公恐懼流言曰王莽謙恭下士時假令當年身便死一生真偽有誰知予亦曰諸葛不求聞達即荆公不受小官時假使當年身便死一生真偽有誰知嗚呼足以歎安石矣

林勲上政本書論

沙張白

林勲上政本書十三篇言國家兵農之政率因唐末之故今民貧而多失職兵驕而不可用是以饑民竄卒類為盜賊宜倣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畝其有羨田之家毋得市田其無田與游惰末作者皆驅之使為隸農以耕田之羨者而雜組錢穀以為什一之稅宋二稅之數視唐增至七倍今政本之制每十六夫為一井提封百里為三千四百井率稅米五萬一千斛錢萬二千緡每井賦二兵馬一匹率為兵六千四百人馬三千三百匹歲取五之一以為上番之額以給征役無事則又分四番以直宮衛以給守衛是民凡二十五年而役始一徧則歲食米萬九千餘斛錢三百六十餘緡無事則減四分之三皆以一同之租稅供之匹婦之貢絹三尺縣一兩百里之縣歲收絹四千餘匹三千四百斤非蠶鄉則布六尺麻二兩所收視絹緡率倍之行之十年則民之口算官之酒酤與凡茶鹽香礬之權皆可弛行以與民其說甚備按此書不必井田而井田之制可復不必府兵而府兵之意具存有用如章也宜朱熹陳亮皆擊節歎賞之惜高宗不能行之君建炎非可行之田當時宰相亦非能講求奉行之人然傳之後世終必為九州之福勿謂空言無補也假令此書

先安石而上神宗則韓富歐文司馬諸公皆同心協加之佐良法美意建行於世豈不快哉

宋陳恕令商人各條茶法利害為三等者中等為法論

汪庚年

聞嘗讀宋陳恕傳或稱其立茶法無貶辭而竊有異焉終宋之世茶法當以嘉祐之通商為最善餘皆不足道者也恕以利害問商人觀商人之言民情大可見矣乃第為三等而用中等法蓋以舊法為上等劉式議為下等楊允恭議為中等舊法之弊固不待言劉議則矯弊而未得其正至於中等僅小變舊法若神宗詔云上下規利嚴刑重誅仍所不免晁錯曰其為法令之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商人不願而恕用之是誠何心哉且薄上等為商賈以中等為可以經久此特掩耳盜鈴之說耳夫官收官售非商賈而何若云取利則有深於上等而非有所減也舊法之精粗不校新陳相標價亦無所低昂去就尚聽之商人其病專在公顯而易見者也至於均色號分年次彼熙熙為利而來者必爭取其精與新而棄其粗與陳亦人情也懸揣其旨勢不得不故昂精者新者之價為粗者陳者獲售之地其失一昔鹽茶並給交引自中等茶法行而有鹽禁相輔者至使相害則法網更密其失二既以茶代鹽則邊粟專

恃於茶乃有虛錢交引茶無滯積而交引滯積奚啻借後來之利以聚於目前其失
三况增耗不及虛錢之饒豪商皆爭輸邊粟取交引以轉售於小商括小民之利以
厚豪商者垂數十年其失四然則何以行之而復利也是不過以在楚棄之數者暢
銷之此一時之效焉能經久而不做乎其法既做勢不得不變至後人愈變而愈敝
則公私交病何濟焉善乎李燾之論鹽曰就場定額一稅之後不問其所之天下皆
私鹽天下皆官鹽也若使天下皆私茶天下皆官茶矣恕不出此而孽孽與商人爭
什一之利而猶自飾其說不肯居商賈之名陸贄曰於涼其弊猶貪作法弊將安救
恕之事業非無可觀恐不免為贄之罪人也哉然而心計亦工矣

前題

陸鍾渭

理財者國家之急務也顧政體不立則朝廷卑民情不順則草野怨君子鑒於後世
權稅之法旋舉旋廢禁令紛出竊歎理財之輩唯利是視未有公私交濟可以歷久
施之不散者知其敝而亟反之則人苦於不習其事不究其理不盡知其得失之所
在因循沿革無所措手嗚呼此見陳恕之立茶法其識見至深且遠為不可及也且
夫宋之稅茶自太祖初年有折稅官買之制矣有藏匿私販之禁矣且於京城漢陽

建安皆置務矣。洎太宗即位，復置務於江陵府。與夫襄復諸州，其防險不可謂不嚴。其權算不可謂不密。然而行之數十年，不聞貨財流通，上下交泰者，何哉？居積深，則物貨壅滯，箱制甚，則小民競起而為弊。此事實勢之常固然，其無足怪。然既為三司使，遵行之可也。否或出己意，以量易之可也。顧必熟審其利害，使商人條議而論定之。此沈慶之所謂耕當問如織，當訪俾淮南子所謂放準循繩曲因其當者也。益以信陳恕之立茶法，其識見至深且遠，為不可及也。或者謂商人之言不著於策，恕所次第是當與否，惡乎知之？曰：以其語副使與史策所載而知之。其語副使也，以下等為減裂，無取人之恒情，無足異也。至點上等牟利，以立政體，而所著為令者，獨取乎中等之說，則誠為上為國為下為民者也。未幾即廢襄復州務，厥後京師務所亦復不積茶貨，小民便之。公私交濟之言，於是大驗。然則如陳恕者，謂非加人一等者歟？願吾所重服夫恕者，尚不止此。其官戶部也，上命條奏錢穀，恕以為府庫充實，君心易侈，卒不果進。嗚呼！是不特擅會計之術，且具格非之術者矣。後世秘法神敝，權茶尤甚。間有加圖善後，又以搜括商民，增加關稅為得計。國體民情置之不問，安得安上全下，益公濟私？若陳恕其人者，為釐清積弊，誠可慨也。

邢恕謀立岐王顥論

沙張白

神宗大漸哲宗年僅八齡此時國賴長君舍神宗之子而立神宗之弟亦事理之至
當者也岐王於安石亂政之印能涕泣以諫其死使繼神宗而有天下必能罷新法
去小人用君子岐王一一自以己意行之固不藉女中堯舜為之內助也如此則熙
豐之亂可變為元祐元祐之治必不變為紹聖豈非宋室無疆之慶當時先朝老臣
如韓富諸公若在相位或者建議及此惜乎邢恕蔡確非其人也兩人議立岐王豈
真以岐王之賢遠勝哲宗之愚哉不過貪定策之功為長保富貴計且可因之以除
異已耳其心既純出乎私其人又不足見重於世故公繪公紀拒其謀太后亦鄙其
人而不從耳雖十歲黃袍預製於神宗未崩之印然令斯議也而出自潞公溫公諸
人其人皆當代大賢為太后開陳宗社之計宣仁非懷諫者未必固拒也從來大行
晏駕而元子已長則父死子繼義也千古之大經也脫皇子幼穉或生而狂愚不能
主器則兄終弟及亦義也一時之大概也杜太后不守千古之大經必欲舍孫立子
致違美德昭不得其死而宋事一誤高太后不行一時之大權必欲舍子立孫致經
聖變為元符元符變為靖康而宋事再誤此難家索賢后且然而泥不如二后者乎

雖定策禁中優於唐之宦寺以視古人師保之尊儲訓之預顧命之正有不相懸天壤之數乎宣仁臨崩賜諸臣以社飯蓋明知哲宗不克負荷矣知其不肯不得已而立之懼天下之議其私而主謀者之非其人也吾甚惜立顯之議不出於當代大賢而出於邢恕蔡確也

岳少保平湖寇楊太八日成功論

周嘉絳

攷宋史列傳紹興五年除岳飛荆湖南北制置使命招捕楊么時張浚都督軍事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八日之內當俘諸酋遂如鼎州招降其衆數萬么負固不服遣兵擊斬之餘酋俱降果八日而賊平張浚歎曰岳飛神算也是役也自書生不諳軍務者言之鮮不謂其語近於誇而不知皆實績也楊么自南渡以後據湖為寇高宗命統制王玘帥師討之十年不克其屯兵之地為王帥者即今之王家寨荆塘金盤灣斗等垵皆其地也但楊賊所蹂躪止在沿湘瀆湖之地湘陰邑令胡公昭徙治於赤竹城以避之以其長於水而短於陸耳紹興元年岳侯始來知潭州兼權安撫總管其破曹成也不欲襲招安之故轍而加以勦除岳家軍已有先聲矣至五年始受招捕楊么之命時官軍久已罷散將佐各懷畏憚而岳侯顧欲以王帥十年無成之功

豫決其奏效於刻日何若是之神耶蓋楊賊之所恃以為險者洞庭一湖耳考其屯聚之處大約在湘陰沅江龍陽安鄉四縣瀆湖之界上自蒲桃山下至于母城當瀆相瀆沅之下流沅渚四達出沒無常故能水戰陸耕與官軍抗拒若縱之入湖彼習於水戰以輪激水舟行如飛更造樓船撞竿使官舟不得近安望其成功乎岳侯當承命之日先於湖之四面扼其要害於巴陵則駐兵於七里山於華容則築岳穆湖三城又為食成臺以嚴瞭望於安鄉則壘土於石冢山環而斬之於湘陰則結砦於壘石戍高豎義旗與穆屯之營壘相為聯絡此固其豫謀於八日之先者也此因賊寇鼎州已破武陵社木砦岳侯始領兵前往至則招降楊欽奪賊腹心厚遇之遣歸之詭罵之杖縱之三日之間功成大半又用運判薛直老之言乘時當天旱湖水落洑度賊出湖口之路惟瀆瀆二江瀆江則由小青口出湖瀆江則會沅辰漸諸水由大青口出湖俱在壘石對岸之洞庭夾因遣使伐君山木以為巨筏塞諸港汊截諸大小青口兩處江路則皆用壘石一砦之兵也至若浮湖草以壅舟輪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以撞樓船置善罵以挑其怒遣精騎以搏其壘數事皆旦夕可辦總之兵貴神速如迅雷之不及掩耳使寇之所長無所可用遂致渠魁授首餘酋歸心而破

我飛來之言竟成讖語蓋當其運籌帷幄之中固早有不愆於素者矣後世相傳以
為得洞庭神力之助高宗因此加封王號增建行宮或謂金沙洲老廟臺之立正在
洞庭夾即始於此今不可考要之神靈之效順實由將略之出奇向使為將而不識
天時不知地利安能尅期制勝有如是哉彼不諳軍務之書生烏足以語此

胡安國引進秦檜論

沙張白

丁謂之進也寇準引之王安石之進也歐陽修引之秦檜之進也胡安國引之寇歐
胡賢人也皆引進世之巨姦不察其實而輕信人言故耳尹和靖謂檜人才可方荀
文若蓋謂其才智有餘而心術不正乃姦雄篡竊之佐非光明俊偉之人胡為乎康
侯誤認其言賢文若並以賢檜也康侯為呂頤浩所忌與朱勝非比而擠之落職奉
祠秦檜三上章請留之不報即解相印去豈康侯感其知己之恩故賢之不置與康
侯屢辭朝命高宗迫而後見即上時政二十一篇字字當時石畫而歸重於君德五
條此真有體有用之學與秦檜臭味迥殊無端而力薦其賢俾得進用豈宋運之當
厄歟蓋以小人引小人舉朝皆知其非而攻之也必加故其為害猶淺若以君子引
小人則上下之間未免以深信君子者兼信其所汲引之人其為害也甚深此丁謂

王○安○石○秦○檜○所○以○相○繼○為○宋○賊○也○然○王○旦○呂○誨○王○居○正○則○於○褒○揚○三○子○之○甲○已○先○知○其○姦○而○逆○折○之○孰○謂○世○無○知○人○之○哲○哉○康○侯○力○詆○朱○勝○非○汪○黃○餘○黨○苗○劉○之○亂○貪○生○失○節○比○諸○鄭○之○祭○仲○則○議○之○未○免○太○苛○吾○謂○勝○非○與○呂○好○問○皆○人○臣○蒙○恥○靖○國○之○忠○未○可○過○詆○也○康○侯○攻○勝○非○而○薦○秦○檜○為○毀○為○譽○皆○無○當○春○秋○之○是○非○矣○乃○以○春○秋○著○名○傳○世○何○哉○

秦檜和金韓侂冑伐金論

曹鼎汾

余嘗讀史事至南宋一朝為之慷慨涕流悲歌劍外喟然廢書歎曰嗚呼偏安之故雖由人事豈非天命哉高宗之南渡也玠在西蜀功著長城飛定中原氣吞金虜其餘如張浚枕戈關陝劉琦奮翼順昌克復神州事在旦夕此時得李鄴侯贊謀軍國力主恢復則靈武龍馬得以旋軫舊京萬里上望遂乃迎養大內惜賊檜之非其人也自檜弄權徂和諱戰歷高及甯凡更四帝內外宴安士氣益衰外無韓岳之將內無李趙之相人之云云邦國殄瘁嗟嗟昔武侯有言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宋之與金不共戴天之讐也為子孫者苟有血性則提戈飲血不能一朝居天禍趙氏界構以檜厥倡邪說北望中原慨焉歎息忍取事讐偏安一息舉兩宮車駕十世山河

揮涕而棄之彼蒼者天此何人哉然漢武帝報白登之圍呼韓稽首唐文皇雪突厥之辱頡利則四十世之讐春秋所許失之東隅未嘗不可收之桑榆也倪胄當國胡運中衰辛棄疾等謂宜厲兵秣馬待時而動果能揮戈北向清一胡氛迎駕還都不失舊物天生李晟以為社稷豈虛語哉抑倪胄小人也托根柢房植黨弄權洎與楊后積怨懼不相容思立功自固以玉昭遠之居心托齊襄公之大義身為戎首殞命玉津宜也獨惜高甯二宗懷文祖之大讐不能伏管仲以謀楚倚范蠡以滅吳而信任奸諂致為厲階遂使收復之機一壞於賊檣再誤於倪胄終宋之世奄奄不振不得已借助蒙古規復兩京而右餌飽腹飲鴆止渴國祚之傾曾不旋踵此道君皇帝九泉之下南望飲泣而忠臣義士為之負斨長歎息者也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趙汝愚乞韓侂胄節鉞論

沙張白

古大臣秉國之鈞必為國家愛惜人才潛消釁孽不以君子責人不以己之所為律人使中人之資皆欣然戴我而樂為吾用此所謂有用之學也若吝惜名器有功不賞驅當世之中人而甘為小人小人固無責也而不能不仍責之君子韓侂胄之為人非蔡京王安石秦檜之比始終一貪冒無識庸庸碌碌之小人耳內禪之際苟微

侂冑雖百汝愚能回太后之聽哉中外又安雖謀出汝愚侂冑之功亦大矣酬以節鉞出之遠方侂冑之望滿而朝廷之靈亦去乃可以輔翼新主惟吾所為此即之上策也乃無端而以君子望小人欲其有功而不求報一失也已辭宰相欲以律韓而使之亦辭節鉞不知樞密之去宰相僅僅一階在汝愚可辭之以明高閭門使之去節鉞相懸甚矣安可以已律侂冑而欲其口不言功是責盜蹠以伯夷之操二失也徐誼葉適朱熹皆極言宜飽其慾而遠之汝愚堅執不聽夫即以節鉞酬其功也非逾分之賞也吾不知汝愚何愛於節鉞而必欲樹一強敵俾怏怏觴望之人近在肺腑乎使當日假以節鉞出之於外而汝愚與朝臣之賢者稱其世薦貞忠之美以欣羨之此等庸人逼於公議譬如蓬生麻中不得不直何遂至於病國乎及後怒其輕逐留正拒之不見而侂冑之怒益深彼之力既能逐正又何有於汝愚侂冑之怒汝愚愚激之使怒也斯時也寧宗未嘗欲用侂冑侂冑亦未嘗欲害正人而京鐘何淡劉德秀之屬假侂冑之威勢以各快其私侂冑遂墮諸人局中而甘心與正人為難是誤宋都侂冑誤侂冑者京鐘諸人而驅一愚人為羣姦之用不得不歸其拙於汝愚矣衡州之貶汝愚不免王津園之殛彌遠因而干進忠獻家聲遂墜於地而宋事日

非此非佞胄之罪也。汝愚不能以古大臣之待不肖者待佞胄，驅庸人為姦人，自貽伊禍，竝以貽宗社之禍也。司馬溫公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吾於趙與韓之交惡，亦

趙汝愚擁立寧宗論

魏源

宋孝宗之孝，一代所無。宋光宗惇之，不孝亦一代所無也。孝宗大漸，羣臣皆疏請侍疾，而光宗不視疾。孝宗崩，羣臣疏請執喪，而光宗不成服，不執喪。當是時，人心岌岌，丞相留正拜表而去。趙汝愚以宗室貴戚之卿，遂以皇太后之命及光宗念欲退閒之旨，擁立寧宗。國勢危而復安，可謂功在社稷。而錢詹事大昕深不然之，謂汝愚此舉冒險徼幸。萬一宮中有奉帝出門者，何以禦幸而不勝？為秦王從榮，猶可言也。不幸而竟勝，為公子商，臣不可言也。當此之時，惟有為留正之去，不可為汝愚之易君。夫秦王從榮之起兵討武三思也，兵從外入，其敗固宜。彼豈有中宗念欲退閒之旨，豈有皇太后之命乎？情事懸絕，比擬不倫。況以大功已成之後，而設為萬一不然之詞例，諸篡弒從古無此論。史之法至汝愚之失計，則不在此。當其擁立也，皆由佞胄傳命往來之力。及事定成後，佞胄不過欲得一節鎮，此一賞功之常。而汝愚不欲居定策之名，故不受擁戴之賞，並約同朝皆不受賞。烏乎？汝愚樞密使也，受賞不受賞，

無所加損韓侂胄開門使也而欲其不受賞得乎及侂胄用宵小之計用內批罷彭龜年而汝愚拒之不見試思彼能罷彭年獨不能罷汝愚乎至是侂胄擅權一時名望斥逐殆盡立慶元黨禁之碑用蘇師旦開邊釁幾亡國烏乎有用人之權有去小人之力而優柔不斷以致垂成而敗者一見於張柬之五王之不去武三思再見於汝愚之不去韓侂胄皆忠有餘而智不足也錢氏不責其駕驕小人之不善而反責其推戴之不宜烏乎賢人君子進退消長自有定數而國家受其弊烏乎可勝歎哉

虞允文大敗金軍於采石論

徐錦華

世謂白面書生不可與談兵是以朝廷邊計恒付諸武夫冀其效死以捍封疆忽焉狂寇壓境舉國倉皇無所措藩鎮擁重兵不聞援桴鼓誓衆而前而指揮如意奏膚功於旦夕者竟出於文人學士之手斯亦奇矣方金亮大舉入寇也直逼瓜洲志吞吳越以為今日必無宋矣允文召數百潰散之卒當十萬精悍之師勢與力均莫能敵乃采石一戰金人望風披靡不啻發蒙而振落何其神哉蓋允文以忠義激士氣逆亮以殘虐失衆心且聞遼陽內變大定新立奪彼之魄而鼓吾之勇故以曲直分壯老不以衆寡論成敗然而都督命其搞師而不命其禦敵也當夫虜騎充斥置身